

03389



苏加諾演說集



世界知識社

1956年・北京

苏加諾演講集

*

世界知識社編輯、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張 $5\frac{5}{8}$ ·(甲)插頁6·(乙)插頁3·字數361,000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begin{matrix} \text{(甲)} 1-500 \\ \text{(乙)} 1-12,000 \end{matrix}$ 定价 $\begin{matrix} \text{(甲)} (7) 2.80 \text{ 元} \\ \text{(乙)} (7) 1.70 \text{ 元} \end{matrix}$

統一書号 3003·260

封面裝幀者：王誠記 校對者：余时光、彭卓鈺等



蘇加諾總統

編者說明

本書所選輯的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蘇加諾博士在1945到1956年這一期間發表的重要演講及其他文件。附錄“印度尼西亞控訴”是1930年他在荷印殖民政府的萬隆地方法院“受審”時所作的辯護詞。

這些文件清楚地反映了印度尼西亞人民為推翻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以及為建設繁榮幸福的社會而進行的英勇鬥爭。通過這些文件，中國讀者將能更好地認識印度尼西亞人民的鬥爭和成就以及蘇加諾博士在這些鬥爭中所起的傑出的作用。



目 录

建国五原則的誕生.....	1
(1945年6月1日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准备調查会”會議上的演講)	
准备好!	24
(1950年10月5日在印度尼西亚建军节發表的演講)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六周年庆祝大会上向全国 人民發表的演講.....	46
(1951年8月17日)	
向正义与和平前进.....	66
(1951年10月24日在联合国日紀念会上的演講)	
生死攸关的問題	81
(1952年4月27日在茂物农学院举行奠基典礼时向印度尼西亚全国 青年特别是中学生的演講)	
忠于你的泉源.....	96
(1952年5月20日在印度尼西亚民族复兴节發表的演講)	
希望和现实.....	112
(1952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第一个八年以后.....	133
(1953年8月16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国会庆祝建国八周年全体 會議上的演講)	
我們要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工具.....	168
(1953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按照自然的規律行动吧.....	190
(1954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讓新的亞洲和新的非洲誕生吧!	214
(1955年4月18日在亞非會議開幕會上的演講)	
繼續飞翔吧, 神鷹!	228
(1955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裝部队最高統帥命令.....	257
(1955年10月5日)	
在美国国会兩院联席會議上發表的演講.....	265
(1956年5月17日)	
亞非兩洲的民族主义时代.....	278
(1956年5月18日在美国华盛顿的全国新聞俱乐部的演講)	
給万隆第一次亞非学生會議的祝詞.....	289
(1956年5月30日)	
給予你們的生命以內容!	299
(1956年8月17日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講)	
附录: 印度尼西亚控訴.....	332
(1930年12月在万隆荷印殖民法庭上的辯護詞)	





建国五原則的誕生

1945年6月1日在印度尼西亞“獨立准备
調查会”會議上的演講

主席閣下：

獨立准备調查会的委員們在連續三天發表了他們的意見之后，現在我蒙主席閣下的允許，來發表我個人的見解。我將滿足主席閣下的要求。主席閣下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主席閣下要求獨立准备調查会會議提出有关獨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基礎的問題。在我的這篇講演中，我正是要提出关于这个基礎的問題。

請原諒！千萬請原諒！許多委員都已經發表了演說，可是他們在演說中所闡述的問題其實都不是主席閣下所要求提出的問題，即不是关于獨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基礎的問題。我認為：主席閣下所要求的，就是荷蘭文称为獨立的印度尼西亞的 *Philosophische grondslag*——哲學基礎。这个 *Philosophische grondslag* 是基礎，是哲學，是深邃的思想，是精神，是最深切的願望，可以在它的上面建立起永恒的獨立印度尼西亞的大廈。主席閣下，关于這個問題，我將在下面提出來講；但是，首先請允許我談一談并向各位先生說明什么是我对“獨立”一詞的涵義的理解。

照我看来，“獨立”就是“Political Independence”，Politieke

onafhankelijkheid——政治的独立。什么叫做政治的独立呢？

各位先生！我坦白地说：当独立准备调查会将要开会的时候，我很担心恐怕许多委员们——请原谅我用一个外国字来说——“Zwaarwichtig”（太偏重）于琐碎的事情。如像爪哇人所說的，偏重到“djelimet”（在細小問題上糾纏不清）的地步。他們一定要把雞毛蒜皮的問題討論完以后，才敢宣布独立。

尊敬的先生們！請你們看一看世界的历史，看一看世界的进程。

有許多国家已經独立了，可是請比較一下那些国家的独立吧！那些独立国家的内容是一样的嗎？它們的地位是一样的嗎？德国独立了，美国独立了，沙特阿拉伯独立了，伊朗独立了，中国独立了，日本独立了，英国独立了，俄国独立了，埃及独立了，名义上都独立了，但是請比較一下独立的内容吧！

独立的内容是多么不同啊！如果我們說：在国家独立之前，必須先完成这个，完成那个，再完成那个，直到完成一切雞毛蒜皮的事情，那末，請問各位先生，为什么沙特阿拉伯竟然独立了，而它的人民80%是巴杜依族，这些人什么都不懂。

請讀一讀阿姆斯特朗关于伊本·沙特的描写。这本书里說，当伊本·沙特建立沙特阿拉伯政权的时候，大部分阿拉伯人民还不曉得汽車是由汽油發动的。有一天，伊本·沙特的汽車竟然被沙特阿拉伯的巴杜依人喂小麦呢！然而，沙特阿拉伯畢竟是独立了。

如果各位需要更惊人的例子，再請看一看苏俄吧！当列宁建立苏維埃国家的时候，苏維埃人民都已經有文化了嗎？俄国人民有1亿5,000万是庄稼人，其中有80%以上是文盲；而且从著名的列·托尔斯泰和菲廖普·米勒的著作中，各位先生也可以看到列宁建

立苏維埃国家的时候，人民的情况怎样。現在我們要在這裡建立一個獨立的印度尼西亞，而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太多了！

很抱歉，事務局長閣下！當我接讀閣下的信，要求我們首先就所有的這個或那個問題以至最瑣碎的問題擬出計劃的時候，我不禁毛骨悚然。如果當真這一切問題甚至很瑣碎的問題都必須首先加以解決的話，那末，直到進入墳墓的那一天，我也不能看到獨立的印度尼西亞，閣下也不能看到獨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大家都不可能看到獨立的印度尼西亞！（熱烈鼓掌）

兄弟們！什麼叫做獨立？1933年我寫過一本書，題目是“爭取印度尼西亞的獨立”。在這本書裡面，我說獨立無非是一座橋，一座金橋。我還說，在這座橋的對岸，我們能夠改善我們的社會。

阿姆斯特朗在他的書中說，伊本·沙特僅僅在一個夜晚就建立了一個國家！伊本·沙特和其他六個人在一個夜晚進入里阿德城之后就建立起獨立的沙特阿拉伯！在搭起這座橋之后，在橋的對岸，也就是說在這以後的日子裡，伊本·沙特才來改善阿拉伯社會。不會閱讀的人就責成他們識字，原來流浪的游牧民，即巴杜依人，就叫他們不要流浪，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耕種，伊本·沙特把游牧民變成農民——這一切都是對岸進行的。

當列寧建立獨立的蘇俄的時候，就有了第聶泊河上的第聶泊大水閘嗎？有了矗立高空的廣播電台嗎？有了普及全國的足夠的火車嗎？當列寧建立獨立的蘇俄的時候，每個俄國人是否都會讀會寫呢？不！尊敬的先生們！在列寧所搭的金橋的對岸，列寧才建立廣播電台，才創辦學校，才建立托兒所，才建築第聶泊水閘！因此，我要求各位，請各位不要胆怯，千萬不要有這種想法，即先要徹底完成這個或那個，在完成之后，我們才能獨立。如果各位這樣想，那就和我們200萬青年的精神何等不同啊！這200萬青年向

我表达了他們的志願，他們希望立刻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热烈鼓掌）

兄弟們！事实上我們并不是現在才开始喊出印度尼西亞独立的口号，但是为什么我們身為人民領袖、懂得历史的人反而会縮手縮脚和胆怯呢？在几十年前，我們就已經喊出印度尼西亞独立的口号，甚至在1932年以来我們就已經明确地提出“立刻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口号，而且还重复三次“立刻”，就是“立刻、立刻、立刻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热烈鼓掌）

現在我們正面临着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时机，我們反而显得縮手縮脚和胆怯！兄弟們！我再次提醒一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政治的独立，这不是别的，無非是一座桥，不要畏惧！如果此刻大日本軍給我們独立的机会，那末，很容易，只要叫一个名叫瓊特罗·阿斯莫罗的人来代替軍政監，或者是由一个名叫阿卜杜勒·哈林的人来代替总务部長就行了。如果此刻各部長都換了印度尼西亞人，那末，实际上我們就已經在一个夜晚获得了政治的独立！

兄弟們！200万青年提出了“立刻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口号。如果大日本軍現在把国家事务移交給你們，难道你們会拒絕并且說：Mangké rumijin（这是印度尼西亞爪哇族貴族用語，“且慢”的意思——編者）。且慢！难道我們必須要求先完成这个那个，才敢接受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国家事务嗎？（喊声：不！不！）

兄弟們！如果現在大日本軍就把国家事务移交給我們，我們一定也不要拒絕，我們馬上接受国家事务，我們也馬上开始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国家。（掌声雷动）

兄弟們！剛才我提到苏俄、沙特阿拉伯、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独立有着不同的內容，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沙特阿拉伯人民

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俄国的庄稼人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美国的人民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英国人民也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这就是说，如果有其他的能力当然更好，但是，当一个民族已经能够用自己的血肉来保卫国家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独立的时机就算成熟了。兄弟们！如果我们人民都准备为国牺牲，即使是用竹枪来保卫祖国，那末印度尼西亚人民就已经充分具备国家独立的条件，独立的时机就已经成熟了。（热烈鼓掌）

请把这个问题和人类的事情加以比较考虑。人类也是一样的，兄弟们！譬如说，我把独立比作结婚。有人敢于结婚，并且敢于很快结婚。有人害怕结婚。有的人说：啊！我还不结婚。等我有500盾的薪水，有了楼房，有了地毯，有了电灯，有了弹簧床，有了整套桌椅，有了一副银制刀叉汤匙，有了这个，有了那个，甚至有了儿童的服装之后，我才敢结婚。

另外有人说：只要我有一张桌子，加上四把椅子，一套客室家具和一张床，我就敢结婚了。

还有更大胆的，那就是平民！只要有一间茅屋和一张席子，加上一个饭锅，他就结婚。平民有一间茅屋和一张席子就结婚，而文士先生有了一张桌子，四只椅子，一套客室家具和一张床才结婚。

老爷们拥有高楼大厦，电气炉灶，床铺和一大堆钱才结婚。但是，兄弟们！这就很难说有弹簧床的老爷和有一张席子同一个饭锅的沙里南和沙米温（沙里南和沙米温是印度尼西亚普通老百姓常用的名字，这里是用来代替普通老百姓——编者），哪个更幸运些，哪个更幸福些！（鼓掌、笑声）最重要的是决心，沙米温的决心是有了一张席子，一个饭锅就结婚，而老爷则是在有了一箱银器加上够用三年的儿童服装才敢下决心结婚！（笑声）

兄弟们！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敢不敢独立？？兄弟们！主席闭

下！这就是我在还没有谈到关于独立国家的基础之前首先提出的准则。前几天我听到苏打尔佐閣下解釋“什么叫做独立”。他說要是每个人的心都已經解放，那就是独立了。兄弟們！我們还没有达到政治的独立以前，如果說拥有7,000万人口的印度尼西亞的每个人的心必須首先解放，那末，讓我重复一句：直到世界的末日，我們也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热烈鼓掌）

我們要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来解放我們的人民！我們要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来解放我們人民的心！在独立的沙特阿拉伯，伊本·沙特一个个地解放了阿拉伯人的心。在独立的苏俄，斯大林一个个地解放了苏俄人民的心。

兄弟們！正如某个發言者所說的，我們印度尼西亞民族身体不健康，很多瘡疾，很多痢疾，很多人挨餓，很多这个，很多那个，“請先使我們的民族健康起来，然后再来独立”。

我說：如果連這個問題也必須事先解决，再过20年我們也还是不能独立。只有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才能使我們的民族健康起来。譬如說，即使不用金雞納霜，我們还可以动员整个社会去种植克得本·克鮑（Ketépéng Kerbau）树来消灭瘡疾。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可以鍛煉我們的青年，使他們强壯；在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可以尽力使我們的人民健康。这就是我說的“桥梁”的意义。在桥——金桥的对岸，我們才可以自由地去建設英雄的、强大的、健全的和永恒的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社会。

各位先生！我們今天正处在重要关头。正如几十位發言者所說的，实际上国际公法有利于我們的独立事業，难道我們不知道嗎？組織、創立和承認一个独立国家，并不需要复杂和瑣碎的条件。不！条件不过是土地、人民和巩固的政府。这对国际公法來說已經足够了。够了，兄弟們！只要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然后

由一个别的独立的国家加以承認，这就算是独立了。不管人民能不能閱讀，不管人民的經濟充裕不充裕，不管人民愚笨或是聪明，只要按照国际公法具备一个独立国家的条件——有人民，有土地和有政府——那它就已经是独立了。

我們不要胆怯，不要縮手縮脚，不要要求先解决 1,001 个不实际的問題。我再問一次：要不要独立？要不要独立？（与会者回答：要！）

兄弟們！講过了关于独立的問題之后，現在我要講講关于建国基础的問題。

主席閣下！我知道主席閣下要的是什么。閣下要的是基础問題，要的是哲学基础，如果我們可以用一个崇高的字眼來說：主席閣下要求一个可以在那上面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国家的世界觀。

在这个世界上，我們看到很多独立的国家，这些独立国家中間有許多是建立在某一种世界觀的基础上的。希特勒把德国建立在“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觀”的基础上，国家社会主义的哲学已經成为希特勒建立德国的基础。列宁把苏維埃国家建立在另一种世界觀的基础上，那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觀。日本建立在另一种世界觀的基础上，那就是所謂“天皇皇道精神”，就在天皇皇道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大日本来。在沙特阿拉伯，伊本·沙特把这个国家建立在这样一种宗教的世界觀的基础上，那就是伊斯蘭教。主席閣下所要求回答的就是这样一个問題：如果我們要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我們的世界觀是什么呢？

各位先生！在印度尼西亞的独立到来以前，在我們的心里和我們的思想中早就應該考虑到这种“世界觀”。全世界的理想家竭盡全力創立种种世界觀，并且不惜牺牲生命为实现自己的世界觀而

奋斗。因此，阿比古斯諾委員閣下所說的話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他說，許多独立国家的內容完全是被它們建国的时刻的条件所形成的。不！即使像約翰·里德在他的“震撼全世界的十天”一書中說的那樣，列宁和他的同志們在十天之內建立了苏俄，但是他的世界觀已經准备了好几十年。他事先已經准备好他的世界觀，在十天之內不过是夺取政权，并将新国家建立在既有的世界觀之上而已。这种世界觀从1895年就已經准备好，而且在1905年的革命当中就已經“試驗过”和“总演習过”。

列宁在1905年的革命中就已經为他自己所說的1917年革命的“总演習”进行了工作。早在1917年革命以前，那种世界觀就已經准备好了，甚至探求过实现的办法。后来，在十天之內，像約翰·里德所說的，就建立了新的国家，夺取了政权，把这个政权放在有几十年历史的世界觀上面。希特勒不也是这样的嗎？

1933年希特勒登上政权的宝座，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觀的基础上建立了德国。

但是，希特勒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他的世界觀呢？不是在1933年，而是在1921年和1922年他就已經从事准备了。后来，他也企圖努力使納粹主义这个世界觀能够在他的“慕尼黑暴动”中实现，但是他失败了。直到1933年，他才获得了夺取政权的机会，才把国家置于宣傳了几十年之久的“世界觀”的基础上。

如果我們想要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也是这样。主席閣下！問題就發生了：什么是作为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亞的基础的“世界觀”呢？是国家社会主义嗎？是唯物史觀嗎？或是孙逸仙博士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嗎？

1912年孙逸仙博士建立了独立的中国，但是，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早在1885年他就已經考虑并准备他的“世界觀”。在三民主

义——民族、民权、民生——这本书中，孙逸仙博士已经叙述了他的世界观。但是，直到1912年，他才把中国建立在那准备了几十年的三民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

我們要在什么样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呢？国家社会主义嗎？馬克思主义嗎？三民主义嗎？或者是其他的世界观嗎？

兄弟們！我們已經开了三天会，許多意見——各种各样的意見——已經發表过了。苏基曼博士和基·巴古斯·哈迪庫苏莫的話說得很对：我們寻求一致，寻求意見的一致，我們共同寻求哲学基础的一致，寻求大家所同意的“世界观”。我再說一遍：一致！这一点雅明先生同意，基·巴古斯先生同意，基·哈查尔先生同意，沙奴西先生同意，阿比古斯諾先生同意，林群賢也同意。簡單地說，我們全体寻求着一个方式。雅明先生，这不是妥协，而是寻求一个我們大家所能够同意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兄弟們！我首先要問，我們想要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是为了一个人，还是为了某一个集团呢？我們想要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仅仅是在名义上“独立”，而在实际上却是为了使某一个人登上宝座，只是把政权交給某一个有錢的集团或交給某一个貴族集团嗎？

我們的目的是那样的嗎？当然不是！在座的不論是称为民族主义者的兄弟們或称为伊斯蘭教徒的兄弟們，大家都同意，那种国家不是我們的目标。我們想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家，既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某一个集团，不管他是貴族集团或者是有錢的集团，而是天下为公。这是我在下面还要加以分析的思想基础之一。因此，我心中所經常想的，不是在这个独立准备調查会开会的这几天当中才产生，而是在25年前的1918年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作为印度尼西亚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最好是“民族

主义”。

我們要建立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国家。

我請求基·巴古斯·哈迪庫苏莫和其他伊斯蘭教的兄弟們，請你們原諒我使用“民族主义”这个字眼！我也是伊斯蘭教徒，但是，我要請兄弟們不要誤会，如果我說作为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基础是民族主义的話。这个民族主义不是指狹义的民族主义，我所希望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正如几天前我在拉登沙勒公园的大会上所說的那樣。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不是指一个狹义的国家。正如基·巴古斯·哈迪庫苏莫昨天所說的，你是印度尼西亚人，你的父母也是印度尼西亚人，你的祖父母也是印度尼西亚人，你的族長，你的祖先都是印度尼西亚人。正如基·巴古斯·哈迪庫苏莫先生所指的，我們是把印度尼西亚国家建立在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基础上。

一个民族国家！这个问题事先有加以說明的必要，虽然在拉登沙勒公园的大会上我曾略为解釋过。讓我費些時間作更詳細的闡明：什么是民族？民族的条件是什么？

根据厄納斯特·雷南的說法，民族的条件是“团結的意志”，必需人們自己感觉到是团結的，而且願意团結。

厄納斯特·雷南說民族的条件是：

“团結的願望”。

根据厄納斯特·雷南的定义，構成民族的条件是願意团結并自己感觉到是团結的一群人。

我們試看另一个人奥托·鮑尔的定义，他在“关于民族問題”一書中問道：民族是什么？答案是：民族是因共同命运而产生的社会共同体。这是奥托·鮑尔关于民族的定义。

但是，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昨天当苏波摩教授引雷南的話